

曹文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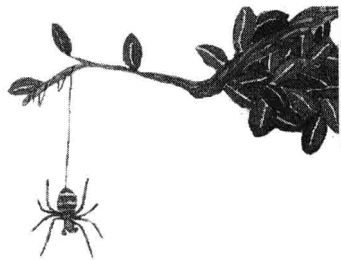
小说精品

水下 有座城

曹文轩 著



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



/ 曹文轩 /
小说精品 /

水下 有座城

曹文轩 著

少年儿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水下有座城 / 曹文轩著. —上海: 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7.7
(曹文轩小说精品)
ISBN 978-7-5589-0119-5

I. ①水… II. ①曹… III. ①儿童小说—短篇小说—
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87.4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37834 号



曹文轩小说精品

水下有座城

曹文轩 著

石 沛 绘图

施喆菁 装帧

责任编辑 朱艳琴 叶 蔚 美术编辑 施喆菁
责任校对 黄 岚 技术编辑 许 辉

出版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少年儿童出版社
地址 200052 上海延安西路 1538 号
发行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地址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易文网 www.ewen.co 少儿网 www.jcph.com
电子邮件 postmaster@jcph.com

印刷 苏州市越洋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89×1194 1/32 印张 6.25 字数 86 千字 插页 4
2017 年 7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589-0119-5/I·4126
定价 20.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发生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目 录

- 1 我家姐姐花一朵
120 水下有座城
145 第十一根红布条
160 祖父
178 暮色笼罩下的祠堂

我家姐姐花一朵

一 稻香渡

稻香渡是坐落在大河边上的一个村子。

今天的稻香渡有点兴奋，因为今天这里将迎来一批从苏州城里来的知青。听说，全是女孩子。来这一带插队的知青，不知是什么原因，都是男女分开派往各个村子的。

稻香渡的男女老少，好像都希望分到稻香渡的是女知青。理由也说不出太多，总而言之，就是希望分到稻

香渡的是女知青。

毛胡子队长一大早就带领几个壮实的年轻农民驾船去二十里外的油麻地接她们了。油麻地是一个大镇子，有轮船码头。城里来的知青从县城坐轮船到油麻地，随即就按男女编队分往油麻地周围的若干个村子。

午后的太阳十分明亮。

稻香渡的河边上挤满了人，都在向大河的尽头眺望着。

一些小孩子挤在大人堆里，看不到大河，就不住地问：“看到船了吗？”有人说：“还没有看到船。”有人却说：“看到了，呶，那不是我们稻香渡的大船吗？”那些看不到大河的孩子分不清谁的话是真的，就仰着脸问：“真的看到船了吗？”那些大人要么就是故意不答，让那些孩子着急去，要么就是没有将那些孩子当一回事，对于他们的追问无动于衷，只将心思放在对大河尽头的眺望上。那些孩子心里明白了，不能指望这些大人会对他们有个认真的态度，就只好凭自己的力气与身体的小巧灵活，在大人们之间的缝隙里钻来钻去，企图钻到人群



的前面去。几个瘦小的孩子，竟然从大人的裤裆里钻了过去。有个女孩看到了，就说：“不要脸！”

细米不用这样着急，因为他早爬上了村头的那棵高大的槐树。他稳稳地坐在一根横枝上，垂挂着的两条腿，还悠闲地摆来摆去，一副很舒服的样子。大河在他眼里，是一条没有任何遮挡的大河。

大树底下站着红藕。

红藕也看不到大河，但红藕并不很着急，因为红藕有细米——细米会在树上不住地向她诉说大河的：

“大河光光的。

“有条船，是一条小船。好像是放鱼鹰的。

“从大河那头飞来了一群鸟，往北飞去了。

“有一群野鸭落到那边芦苇塘里了。”

红藕仰着脸望着树上的细米。有阳光透过树叶照射下来，她的眼睛眯着。

但，细米并不低头看红藕，他直朝大河看。细米是一个爱脸红的男孩，尤其是在红藕面前。

红藕比细米大方多了，尽管她知道三鼻涕他们几个

会不时地掉过头来不怀好意地看他们。红藕不在乎，红藕就是喜欢跟细米呆在一起。再说，红藕是有理由的：她是细米舅家的孩子，细米是她姑家的孩子，细米大她两个月，但也是她的小表哥呀。

三鼻涕挤到了树下，向树上的细米问：“看到船了吗？”

细米没有心思理会三鼻涕，依然眺望他的大河。

三鼻涕在等待树上的消息时，两道清水鼻涕已悄悄地朝嘴边流去。三鼻涕需要聚精会神地管他的这两道永远在流淌的鼻涕，因为只要注意力一在别处，它们就会探头探脑地跑出来。如果是一件事物紧紧地吸引住了他，或是一个心思紧紧地纠缠住了他，它们甚至会越过他的嘴巴，直到有人说“鼻涕过河啦”，他才突然一收走开了的注意力，紧接着就小肚子一扁，一使劲，“哧”的一声，将它们吸了回去，不留一点儿痕迹。有时，老师对他说：“你还能不能管住你的那两道鼻涕？”三鼻涕无法回答。那两道鼻涕仿佛是两个有生命的并且很淘气的小活物，它们总是在观察着自己的主人，只要主人一

走开，它们就会跑出门外，看看外面的世界，而主人一回来，它们就又赶紧溜回去，你说三鼻涕到底是管住了它们还是没有管住它们？三鼻涕仰望着树上的细米，仿佛细米就是那条大河，就是那条载着女知青的大船。直到脖子酸了，他也没有听到细米的回答，便又追问了一句：“看到了吗？”

细米歪头看了他一眼，说：“看到了也不告诉你。”

三鼻涕有点生气，捡起地上一块小瓦片要朝树上砸去。而当他看到细米瞪着眼睛，在用神情对他说“你敢”时，手一松，将瓦片丢在了地上，说了句既无奈又很可笑的话：“那你要告诉谁呀？”

不远处站着另一个女孩琴子。她看了一眼红藕说：“告诉红藕呀。”说完，既不看看红藕的脸色，也不看看红藕是否追了过来，就赶紧一头钻进人缝里逃跑了。

于是十几个男孩和女孩好像早约好了似的，男孩一起喊：“细米！”女孩就立即呼应：“红藕！”

“细米！”“红藕！”“细米！”“红藕！”……

喊声此起彼落。

树上的细米红着脸，他真想一拉裤带，朝树下那个喊得最凶的男孩嘴里滋泡尿。他的尿是尿得又准又狠的，对于这一点儿，他心中有数。但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尤其是想到还有那么多女孩在场，他又不能照他这一恶恶的念头去做。他唯一能做的，就是装着没听见，硬坐在横枝上不吭声。

终于有一个大人受不了这群孩子的聒噪，大发一声：“别嚷嚷了！”才算将喊声平息了下去。

“不告诉我拉倒！”三鼻涕说，趁人稀，及时地挤到前面去了。

有片刻工夫，细米不再在心里惦记大河尽头将要出现的大船。他安静地坐在横枝上，观望着春天阳光下的稻香渡——

春天的雨水多，地里又不太需要水，太阳还没有多大蒸发水汽的力量，大河变得十分开阔与饱满。此刻，只有一丝小风轻轻地吹过，河面上起了细密的波纹，仿佛有成千上万条银色的小鱼游到了水面上。阳光下的草屋与瓦房，既有规则又无规则地排列着，散落着，宁静

地勾画出一个既紧凑又稀松的村落。一条不大不小的河从大河分出，流过村后，河那边是稻香渡中学。细米是校长的儿子，他的家就在校园里。细米看到了稻香渡中学的旗杆与红旗，还看到了院子里的妈妈与他的小狗翘翘。细米什么都看到了：两岸的麦田、水塘边啃草的牛、停在小河里的船、慢悠悠旋转着的风车、在地里觅食的各种颜色的鸽子、东一簇西一簇的芦苇和菖蒲、河滩上的坟场、几户人家的炊烟……稻香渡有的是景色。此时，这些景色都笼罩在一片静谧的氛围之中，仿佛在耐心地等待着什么。

几只喜鹊从河这边飞到河那边，又从河那边飞到河这边，在大河的上空留下了一串“喳喳”声。

细米仿佛有了一种预感，将眼睛睁大了朝大河的尽头看……

细米忽然叫了起来：“船！”他忘了自己是在树上，抓住树枝的手松开了，朝大河尽头指去，差点从树上跌落下来。

孩子的眼睛比大人的尖，随后，有四五个孩子同时

看到了船——尽管它显得那么小那么模糊。

一叶白帆渐渐地明朗起来，并且越来越大。

“船回来了！”“船回来了！”……河岸上挤满了人，但却就这一句话。

孩子们比大人更要兴奋，因为，这些女知青将要一个一个地被分到一户户人家——他们家将拥有一个从苏州城里来的女孩儿。当然，他们一个个也有点忐忑不安。因为，不可能每家每户都能分到一位。

从昨天晚上开始，细米就在想：我们家能分得一个吗？他觉得，他家是最有条件分得一个的，因为他家有富余的房子，再说，爸爸的学校也有一间空着的宿舍。但，细米还是有点不太放心。他真的很希望他家能分得一个。他也说不清楚自己为什么会这样希望。

三鼻涕在河边蹦跳着：“来啦！来啦！”

细米想：你高兴什么？冲你的鼻涕，也不会分你家一个的。

翘翘不知什么时候跑来了。它先将爪子搭在树干上冲细米叫，见细米不怎么理会它，就跑到水边上去了。

见那群孩子欢叫，它也冲着正在往这里驶来的大船叫起来。

能隐隐约约地看见大船上的人了，孩子们开始欢腾起来。

小七子一直没有挤到前头，他似乎也不怎么想挤到前头。当前面的欢声笑语传到他耳朵里时，他心里很烦躁，甚至很恼火。

一个叫树窗的男孩正在结结实实的人墙背后很用力地往前挤着，但挤了半天，也没有挤开一道缝隙。

小七子一直在一旁看着树窗。他觉得树窗像一头欲要钻进猪栏但无奈被紧关着的猪栏挡住了的猪。

树窗又一次撞击着人墙，但他的力气实在太虚弱了，被人墙弹了回来。

小七子笑了。

树窗回头看了一眼小七子，便走开，到另一处撞击人墙去了。

小七子开始往一条巷子里后退——后退了足足有五十米远。当他看到树窗准备再一次撞击人墙时，突然

发动自己的双腿，然后开始不住地加速，就在树窗撞到人墙的那一刹那，他猛烈地撞在了树窗的后背上，随着树窗的一声尖叫，人墙向前扑去。一层压一层，犹如后浪推前浪奔涌向前……

细米朝红藕大声喊着：“抱住树！”

红藕在汹涌的人流中死死地抱住了树。她看到许多人留不住脚步，从她身边滑过，向前扑去。

细米很快就看到站在最前面的人，“哗啦啦”倒下了一片，掉进大河，激起一团团水花。

一些小小孩落进水中，呛了几口水，挣扎出水面，胡乱地挥舞着双手。

幸好到处是大人，随即跳进水中许多，将这些小小孩一个个拉回岸上。

岸边一片哭爹叫娘声。

三鼻涕也被挤落水中，自己爬上岸来后，发现少了一只鞋，叫着：“鞋子！鞋子！我的鞋子！”

一只黑色的、鞋头已有了一个窟窿的鞋，正像一只丑陋的小鸭在水面上漂着。

三鼻涕拎着另一只湿鞋，在水边上追赶着：“鞋子！鞋子！我的鞋子！”

细米坐在横枝上，学着三鼻涕的声音：“鞋子！鞋子！我的鞋子！”

人群轰的一声笑了。

三鼻涕的鞋子渐渐漂远了。

三鼻涕不屈不挠地叫着：“鞋子！鞋子！我的鞋子！”

但他的声音很快被欢迎的锣鼓声淹没了——大船已十分清晰地驶进了稻香渡人的视野。

一叶巨大的白帆正在风中颤动，将明亮的阳光反射到岸边的树上、房子上和人的脸上。

当大船距离水码头还有五十米远的时候，当船上的女孩儿已一个一个被看清楚之后，不知为什么，稻香渡的人全部被眼前的情景震住了。于是鼓槌停住了，锣也不敲了，“唧唧喳喳”的说话声也消失了，剩下的也就只有一片寂静。

所有的人定定地处在自己的位置上，谁也不再挤谁，各种姿态全都凝固在了岸边——十几个女孩儿，有

的坐在船头上，有的坐在船棚顶上，有的站在船的尾部，还有两个互相倚着站在大帆下。不同的姿态，也都好像凝固在了大船上。

只有船在动，船头发出“泼刺泼刺”的水响。

稻香渡很少有人见过长成这样的女孩儿。她们的形体、服饰、面容、肤色与姿态，皆与岸上的稻香渡人形成鲜明的对比。她们优雅而美丽，带着城市少女特有的文静、安恬、害羞与一种让人怜爱的柔弱。她们有几许兴奋，又有一番怯生生的样子，仿佛一群长飞的鸽子因要在半途中落下觅食而落在了一片陌生的田野上，让人有一种只要一有动静，它们就会立即飞掉的感觉。

同样是麦子，但却是另一种麦子；同样是稻子，但却是另一种稻子；同样是人，但却是另一种人。

对于乡下人来说，她们仿佛来自天国。

其中一位，用一块红手帕绾着一束乌黑的头发，好像是她们中间年龄最小的。

无数的喜鹊在大河上空飞来飞去，稻香渡的老人事后说，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喜鹊。

翘翘站在水边，呆头呆脑地望着大船。

船推着水，船头“噗噗噗”地跳着水花。风吹过帆索的“呜呜”声也都能听得真真切切。岸上的人还听到从船上传来的歌声——有两个女孩在低声唱歌，用的是另样的腔调，稻香渡人所不熟悉的腔调，很动人的腔调。

三鼻涕已不再去追他的鞋子。他提着另一只鞋，傻傻地站在水边。大船推起的波浪不时将他的双脚淹没。

白帆几乎就要遮蔽人们的视野。

就在这寂静之中，空中响起清脆的“哒哒”声——大帆落下了。

一直在掌舵的毛胡子队长大声吼叫：“一个个愣着干什么？锣鼓！鞭炮！”